

SHIGE ZONGJI

诗歌总集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著

王央乐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Pablo Neruda
CANTO GENERAL

Ediciones Oceano, Mexico
Segonda edicion, 1952

责任编辑：金子信

装帧、插图：何礼蔚

诗 歌 总 集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著

王 央 乐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4 插页 平 7 精 10 字数 495,000

1984 年 12 月第 1 版 198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4,100 册(内精装 2,600 册)

书号：10078·3473 定价：精 6.40 元 平 3.35 元



*Pablo
Neruda*

前 言

《诗歌总集》的这个译本与读者见面的时候，聂鲁达去世已经十周年了。

聂鲁达生前三次来过中国，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但是除了一九五一年出版的一本《聂鲁达诗文集》外，还没有出版过一本他的完整的诗集的中文译本。《诗歌总集》是第一本，也希望不是最后的一本。

聂鲁达是中国人民最熟悉的一位拉丁美洲作家，也是全世界人民最熟悉的一位拉丁美洲作家，因为他的战斗的一生和他的战斗的诗歌，代表了一个时代，也反映了一个时代。

聂鲁达开始诗歌创作的时候，还是智利南方小城里的一个青年，他为生活，为爱情，为未来而痛苦，写出了充满孤独，充满彷徨，充满渴望的诗。但是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他对真理和现实的追求，促使他不断地奋斗，不断地前进，经过了漫长曲折的艰苦道路，终于成为一个时代的诗人，以他的诗歌为智利人民的解放，为拉丁美洲人民的解放，为全世界人民的解放，战斗了一生，也为西班牙语的诗歌艺术，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诗歌总集》是聂鲁达的代表作，出版于一九五〇年。这

是一部具有完整结构的诗集，从中南美洲大自然的描绘，到拉丁美洲人民四百多年来争取解放的斗争，直至诗人自己诗歌创作的道路，各种题材无不包括在内。其中也包括了他的两首最著名的长诗：《马克丘·毕克丘之巅》和《伐木者醒来吧》。大概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这部诗集才叫做《诗歌总集》。

聂鲁达在长期诗歌创作的实践中，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他是一个现实主义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个不限于现实主义的诗人。就象他自己所说：“一个诗人若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就是一个死的诗人。一个诗人若仅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个死的诗人。一个诗人仅仅不合情理，就只有他自己和他所爱的人看得懂，那十分可悲。一个诗人完全合情合理，甚至笨如牡蛎也看得懂，那也非常可悲。”^①

聂鲁达的诗充满着丰富的想象，独特的比喻，形成了他具有独创性的诗歌语言；有时候清澈如流水，有时候汹涌如海潮，有时候瑰丽如宝石。要用适当的话来形容，实在困难，也许只有万花筒中看见的幻景，可以比拟。

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七年聂鲁达来到北京的时候，我曾有机会两次见到他。他对中国人民的爱好之情，溢于言表。一九五七年那一次，他得到了一只大海螺，非常高兴，不断地说，他的贝壳收藏品中，增加了一只中国海的珍品。但是不料后来聂鲁达也蒙上了不白之冤，他的作品再也没有介绍到中国来过。直到最近几年，我们的文学刊物上才重新出现他的名字。但是我总觉得，零星几首短诗的选译，不能与我们所熟悉的名字相适应，因此我才鼓起了勇气，动手翻译他的这本最

^① 见《我承认我生活过：回忆录》，第十一章。

大的诗集。

《诗歌总集》是一本难读的诗集，更是一本难译的诗集。但是如果能够从这个译本中了解到聂鲁达诗歌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我的愿望就算已经实现了。

译 者

1982年2月



目 次

前 言	1
一 大地上的灯	1
二 马克丘·毕克丘之巅	31
三 征服者	57
四 解放者	115
五 背叛的沙子	261
六 亚美利加,我不是徒然地呼唤你的名字	365
七 智利的诗歌总集	387
八 名叫胡安的土地	433
九 伐木者醒来吧	469
十 逃亡者	505
十一 布尼塔基的花朵	533
十二 歌的河流	561
十三 新年大合唱,献给我黑暗中的祖国	587
十四 大洋	621
十五 我是	6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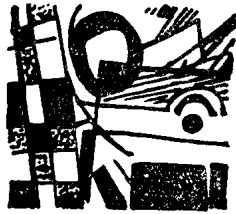
目 次

附 录

聂鲁达生平年表.....	745
聂鲁达主要著作表.....	758

—

大地上的灯





亚美利加洲的爱(1400)

在礼服和假发^①来到这里之前，
只有大河，滔滔滚滚的大河；
只有山岭，其突兀的起伏之中，
飞鹰或积雪仿佛一动不动；
只有湿气和密林，尚未有名字的
雷鸣，以及星空下的邦巴斯草原。

人就是大地，就是颤动的泥浆的
容器和眼皮，黏土的形体；
就是加勒比的歌，奇布却^②的石头，
帝国的杯子，或者阿劳加^③的硅土。
他柔软而多血，然而
在他那潮润的水晶的
武器的柄上，却铭刻着
大地的缩影。

① 指穿礼服戴假发的欧洲人。

② 奇布却在现在的墨西哥。

③ 帝国，指印第安人建立的国家。阿劳加在现在的智利。

后来

谁也不记得它们了：风
把它们遗忘，水的说话
被埋葬，密言暗语已经消失
或者沉没在寂静和血泊之中。

牧人兄弟们，生命不能失去，
而是要象一朵野玫瑰那样
在密林里落下一点红；
失去就是熄灭大地上的一盏灯。

我来到这里，是为了歌唱历史。
从野牛的宁静，直到
大地尽头被冲击的沙滩，
在南极光下积聚的泡沫里，
从委内瑞拉阴凉安详的
峭壁的洞窟，
我寻找你，我的父亲，
混沌的青铜的年轻武士；
就是你，婚姻的植物，不驯的鬃发，
鳄鱼的母亲，金属的鸽子。

我，泥土的印加的后裔，
敲着石头，说：

是谁

在期待着我？我把手握紧

一柄透明的水晶的匕首。

可是走在萨波特卡^①的花丛里，

亮光却甜蜜得象小鹿，

阴影仿佛墨绿的眼睑。

我的没有名字的不叫亚美利加的大地，

划分昼夜的经线，紫贝的长矛，^②

你的香气渗入我的根子，

直至我喝的杯子；直至

我嘴里尚未诞生的最精美的语言。



① 萨波特卡，墨西哥的古代印第安民族。

② 亚美利加洲是从南到北的一长条，形状如矛头。



I

植 物

来自其他领域的风，
降到这没有名字没有边际的大地，^①
带来天上的雨丝，
于是丰饶的祭坛上的神，
送回了花朵和生命。

岁月在富庶中成长。

哈拉坎达^②高高举起
越海而来的光采形成的泡沫；
阿劳卡里亚^③象竖立的标枪，
庄严地指向高山积雪；

① 欧洲人未来到之前，没有亚美利加这个名字。

② 即玫瑰母树。

③ 智利生长的一种树木。

原始的红木树，从它树身的
杯子里蒸馏出红血；
到南方，那落叶松，
雷鸣的树，赤红的树，
长刺的树，母亲的树，
那朱砂木棉树，那橡胶树，
都是著名的大地的内涵，
都是本土的存在。

一股新的弥漫的香气
充满了大地的隙缝，
把呼吸变成了芬芳的烟：
原来是野生的烟草，抬起了
它那梦幻气氛的花朵。
仿佛一支火焰为尖的矛，
玉米出现了，它的身体
脱下米粒又重新诞生，
散布玉米粉向四方，
把死者收到它根下，
然后，在它的摇篮里，
看着植物之神生长。
胚胎与乳汁的沉重的光
把风的种子播撒在
延绵的起伏的
崇山峻岭的羽毛上；

这是黎明还没有睁开眼睛的曙光，
对雨水绵绵的纬线，
对哺乳的沉沉黑夜，
对清晨那样莹洁的湖泊，
这些土地的膏腴。
还有在辽阔的
星球的平板那样的平原上，
一群新鲜的繁星下面，
翁布^①傲然挺立，拦住了
来自四处的风，喧闹的飞鸟；
它骑跨在草原上，用根子和缰绳的网，
把草原紧紧勒住。

树木茂密的亚美利加，
大洋之间，野生的丛林，
遍布南极到北极，
你的森林啊，是翠绿的宝藏。
在圣洁的树皮的城市里，
在声音嘹亮的木材上，
广大的叶簇，
萌生了夜晚，遮掩着
胚胎的石头，那孕育。
绿色的子宫，亚美利加的
种子的原野，丰盈的宝库，

① 翁布，邦巴斯草原上的大树。

一根树枝抽伸，仿佛一座岛屿，
一片树叶，就是宝剑的形状，
一个花朵，就是闪电和水母，
一串果实，包容了它的全貌，
一支树根，深入到幽冥之中。

虹彩

II

一些兽类

这是大蜥蜴的黄昏。

在虹彩的双腮之间，
那舌头仿佛利箭，
食蚁兽深藏进绿荫，
以旋律的脚步
在树丛中踩过。
细毛的羊驼好似氧气，
在宽阔的黑色山岩之巅，
穿着金靴徘徊；
而骆驼则睁开天真的大眼，
瞧着这满是露珠的